

嘯

亭

雜

錄

嘯亭雜錄卷之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羅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即令率其回人至伊犁種地出租賦遂囚於地牢者數載我兵平伊犁時釋使歸俾仍長所部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能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波羅尼都謂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為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

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弗使歸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阿敏道復為彼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尚勦洗厄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城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趣兵進攻回人素懦怯然守城遵古制雅固書生未嫻將略惟聽偏裨等出策令不盡一霍集占來救率最精巴拉烏鎗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而來與我兵遇於城南鏖戰竟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沙土密築而成礮攻不入時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里

掘入已及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燈光其機遂洩賊匪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雅將軍吐嗟無他策惟嚴守之待其自斃新降回目郭對告曰語云困獸猶鬥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必不坐而待縛其必乘其不備以免脫之返其巢穴整兵復來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十愛曼水淺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首成擒矣雅以其言叵信唯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狀歸奔告將軍曰其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將軍時飲酒笑曰健卒爾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開

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果如鄂對言而我兵未知覺也後數日
阿拉難爾等開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恐鄂對之不附已也
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亦被獲方少艾霍集占欲納之依
熱木不從因縛其二子一女擲城下撲殺之因依熱木於高樓日
加窘辱依熱木乘間逃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對手及其仇三十
餘人焉事聞 純皇帝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略
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侍郎三泰叅贊軍務皆
馳驛往又以兆文毅公勦伊犁賊將盡命即以其兵自伊犁徑赴
回地 上復念兆所統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

往濟師兆文毅至軍庫車已降於雅將軍阿克蘇亦遣人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文毅遇雅將軍偕入俾旨新順德訥即前守卡縱霍集占遁去也逮雅將軍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閏師相率兵駐守時舒文襄方為兵効力集斯者即前縛送達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巴爾岱來迎九月朔兆文毅至烏什以霍集斯熟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扎布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文毅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

騎索倫兵歎然遁賴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我兵得以濟又敗賊衆賊入城不復出兆文毅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即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鳥鎗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有自兩翼衝入者兆文毅馬中鎗斃再易馬又斃我兵為賊所截散落數處人皆自為戰無不以死自誓殺賊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數百人受傷者無算總兵高

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沒日暮收兵歸護大營過河者亦汨水歸馬力疲乏不能衝殺遂掘壕結寨守所掘壕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屨入遂日夜來攻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為長圍守之如梁宋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游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烏鎗擊我其鉛子著樹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日乏僅

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擄至者殺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奇會除夕明忠烈公瑞常中丞鈞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錄矣某公慨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釘今尚貯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既飽而去則私謂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十月中旬被圍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納義烈公木扎爾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文毅等戰率二百騎衝入為賊所殺兆文毅告急之文遣索倫

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計其身之
為兵也即飛章馳奏時富將軍德尚在準噶爾探捕餘孽上命
為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索倫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
臣阿里衮先接兆文毅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文襄
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目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
達駐守鄂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及內地兵已到
二千餘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將軍德聞兆文毅被圍之信亦速赴
二十五日與舒文襄會於巴爾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爾
璘賊五千餘騎迎戰我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鎗矢斃賊

甚多然賊恃其衆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甫收兵又來攻凡轉戰四日夜磧地無水皆嚼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爾勢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叅政里衣偕鄂博什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叅政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蹴地聲又壯賊駭奪氣阿叅政從左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將軍德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文毅之存歿也先數日兆文毅軍中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鎗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而出先使人探報得達富將軍德壘詰朝兩軍以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

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聖主如天之福且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服

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復敢邀截惟遠在數里外覘望而已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城已陷於賊兆文毅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將軍德繼進二城尋復闐六

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文毅往喀什噶爾

富將軍德即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黨與先遁

兩城舊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文毅至喀什噶爾十八

日富將軍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八蓋兩首

雖為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賴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厄魯特避兵來投者為親兵故其竄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者兆文毅既撫定喀什噶爾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將軍阿參贊明忠烈阿文成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十五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克山部落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將軍等麾兵進擊自已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鳥鎗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有攀援過山者有阻於淖爾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

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
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
無算兩酋向拔達

逸去富將軍

德

等追入檄諭其汗素爾坦

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為兩酋

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將軍

德

等脇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即入素爾坦沙乃投兩酋以霍集占

酋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為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人

覲回部平武功大定頒詔天下兆文毅公班師歸時上郊勞於

楊武村行抱見禮賞優厚封兆文毅為一等公富將軍

德

為一

等侯餘遷秩有差自此葉爾羌諸部讐服如內地臣民自今甲子而浹而恭順仍如故也

臺灣之役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澎湖旁有毘舍耶國蓋即是也明末為荷蘭夷人所據國初時明將鄭成功自江南敗歸遂取其地以為國及其子經當三逆叛時屢乘間入犯海疆先良親王遣吳興祚姚啟聖等收復金廈二門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經憤悒卒子克塽降臺灣乃隸版圖特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

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濶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疊嶂皆生番所居打鹿為生不隸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叛水師提督藍廷珍蕩平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濶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賡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間官斯土者又日事竣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公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脇和始解散自是民紐於為亂監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驗甫出城即為人所殺並胥吏職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

報謂番性嗜殺逢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
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官吏而番亦銜
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
險族繁恣為盜賊囊橐閩廣間故謂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
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彭
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
駐營於五里外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恠之
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覆沒赫耿
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衆勢陷彰化縣守及都

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為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為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之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時總督雅德被逮將軍常青本以甯王府長史起家老而耄以和相私人故得署督印時毫無措置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臺擒賊時黃病初愈策杖而行任為金川殉難總兵官任舉

之子少年世廩素不知兵二將倉卒入臺仕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承恩亦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歛仕簡卧病牀簀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官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驍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轉戰賊寨間屢擒其首遂恢復諸羅固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觀望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雨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也有旨

命常青往督師青不得已遽延入臺踞府城百姓以青為督府當
知兵人心稍定閩督李侍堯甫莅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
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
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
滿兵一千令將軍恒瑞為叅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叅贊分
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諸將咸思進兵
而常青畏蒞日夜惟涕泣而已時賊雖猖獗勢力尚未甚大各村
民俱未為所脇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城中士民咸設
犒酒以待甫交綏常青戰慄手不能舉鞭於軍中大呼曰賊砍老

子頭矣即策馬遁諸將因之即退賊大歡笑而歸青入城即令閉
關又請兵一萬賊得以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城皆賊
矣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從隣
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
矣諸羅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
止大紀指揮諸將云語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
棄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與此賊始終可也因置酒召諸將飲席
間親酌之酒揮涕拜諸將曰君等如能堅守固佳否則斫大紀以
降賊無使蒼生遭鋒鏑也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嚴時出軍

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礮碎之
賊復用火箭射雉樓諸將預蓄水桶隨手撲滅賊日夜喧噪以亂
軍心城中鼓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
各皆出餉勞軍城賴以濟大紀數遣敢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青
青笑曰若是獸漢適足以予賊始快余心也終不發兵救之副將
蔡攀龍請行上復嚴旨督責青不得已命孱弱兵數百使攀龍
率之往援咸沒於敵惟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
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
禁粒米不得入城城中士庶已飢疲不能支上諭大紀命拔身

出大紀以士庶已共守久恐遭賊屠我誓死不出奏聞上垂
泣曰大紀忠誠雖古名將何以復加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因
封大紀為一等嘉義伯世襲罔替賜銀一萬兩念諸羅被圍久特
改名嘉義以旌士民時常青在府城欲棄城遁者再賴諸將護持
因密札哀乞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相晏見奏之上亦預燭青
必償事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
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
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
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

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康安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數十賊賊大驚曰是何老騎兵強壯乃爾遂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之有遂麾兵入蓋時常青偽造蜚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撓福康安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復擊殺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飢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歎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惟大紀以功高與福康安抗行賓主禮康安銜之遂竊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復媒

纂大紀之短 上信其言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永福入先後
正法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等後皆有所建樹
立功海上蓋承大紀訓也嘉義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
賊遁而聚於此十八日福康安率將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猖
亂以來徃見常青畏怯以官軍不足畏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遁
歸大里杙賊巢已築土城堅固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
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
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鎗箭無不中賊賊自知
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進

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為陡牆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妻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孥福康安又遣使入大山牀以兵威生番懼遂獻爽文出而莊大田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益焚掠聚糧為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福康安已於十六日抵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蹙之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福康安先遣水師由海道

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能出陣殺者數千
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數千莊大田遂就獲臺灣平 上大嘉
封福康安為一等嘉勇公賜寶石頂四圍龍補服紫纓轡以旌之
其餘將士皆優賚焉常青以失機被逮復以重賄賂和相和以其
年老多病語奏 上宥之踰年復為禮部尚書卒終於任至今臺
民猶有餘憾焉

癸酉之變

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季唐賽免徐鴻儒等相沿不絕
蓋由狐怪所傳其經卷皆盜襲釋氏之文而鄙褻不成文理又以

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為真言書於白絹暗室拱之其教以道
祖為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以持齋修善為名而暗蓄逆志謀為
不軌其教自京畿迤南學習者眾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門提督時
曾捕獲黃村妖婦某氏伏法其黨懲治有差其風稍息而蔓延至
楚豫秦蜀諸省遂有嘉慶丙辰楚北揭竿之亂兵興九載然後撲
滅其傳習京畿者久而愈熾又變為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名大
吏相安無事不復根究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
宋家莊幼為王提督柄弄童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遂為彼教
所推尊為法祖其人傾身黥面髯張如蝟自以智謀過人其實愚

魯異常因掌教久積募銀米家業頗豐遂蓄不逞之志 大內太監多河間諸縣人有劉金劉得財等其家即素習雅教者選入禁中遂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羽翼頗衆因與林清交結會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欽天監又奏改癸酉閏八月於次春二月諸賊乃以為預兆又其經有八月中秋黃花落地語遂附會其說以為 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欽天監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楊進忠傾而長面目兇險遂以鑄軍器為己任暗於宣武門鐵市中鑄刀數百柄林清邀結其黨數千人其中祝現屈五劉第

五劉呈祥支進財陳爽李五等為巨魁遂與劉進財等暗約於九

月十五日午時入 禁城起事有漢軍獨石口都司曹倫者侍郎曹瑛後也家素貧常得林清飲助遂入賊黨通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連不軌之徒許為城中內應福昌欲於十七日起事蓋以是日 上駐蹕白澗諸王大臣皆往迎 鑾乘其間也而林清狃於經言未及改期本欲聚數百人入而諸逆監以為 大內地不廣濶難容多人又妄恃林清各有邪術可以致勝而清又倚賴諸逆監諳熟 禁中路以為導引遂以二百人為額然其人皆市井無賴初無智畧又其謀不慎祕頗為人知林清嘗步行街衢風聞其袂露懸坎卦腰牌為市人所窺見又飲於友人室醉後露大

逆語然諸有司皆以株連太監故不敢究詰至黃村同知張步高
與林清結為昆仲以希他計吁可怪也其黨祝現者本豫王包衣
人居桑垓村充豫王莊頭家頗豐其弟祝嵩慶頗不善兄所為知
其反期已決奔告豫王豫王裕豐初欲舉發會有尼之者豫王於
壬申年上大閱南海子日亦曾寓宿林清家中故匿不敢奏聞
蘆溝司巡檢陳紹榮因居民逃竄訪知其謀於數日前申報宛平
縣縣令某已有籤派弓兵龔同揜勦之札會亦不果步軍統領吉
倫貪吏也營員久相申報吉倫以事干禁築不肯究訊數日前
方攜酒遊香界寺吟咏竟日託言迎鑾白湖是日騎從出都門

有左營叅將某攀輿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測尚書請留以
為民望吉倫正襟厲色曰近日太平乃爾爾作此瘋語耶揮輿竟
去十四日林清賊黨分二隊其東自董村至者以祝現屈五為首
約由東華門而入其西自黃村至者以李五宋進財為首約於菜
市口齊集由西華門而入正陽門外開慶隆戲園劉姓者亦其黨
羽曾授偽職為巡城御史是日延李五等入其戲園觀劇酣飲竟
日而營坊諸官莫有過而問者其去木偶幾希矣十五日午太監
劉得財引祝現等由東華門入會有賣煤者與之爭道賊脫衣露
刃為司閤官兵覺察驟掩其扉賊喧然出刃闌入者陳爽等十數

人祝現等皆遁逃有令禮部侍郎覺羅公寶興者侍直上書房甫退直出適遇賊舞刀入白光燦然寶踉蹌奔入時署護軍統領為楊述曾漢軍人由叅領起家初無智畧因率數護軍禦之殺數賊於協和門下而官兵受傷者亦多寶侍郎遂命掩景運門入告皇次子皇次子從容佈置命侍者攜鳥鎗入並嚴命禁城四門促官兵入捕賊劉得財引二賊入蒼震門欲手刃太監督領侍常永貴洩其宿忿為太監顧某擊擒之其由西華門入者時倉卒門不及闔遂全隊入楊進忠與其徒高廣福引之尚衣監為製上服處楊嘗乞其補綴而不與直司衣者拒之楊以是隙

遂引賊入全行屠害存者無幾有老婦數人藏於荆棘中獲免遂
入文穎館殺供事數人陶鳧薌編修孫方校書聞門外屢聲橐然
突然問曰金鑾殿在何所其愚姦也若此陶僕路升方提茶盞至
遂以身障鳧薌賊傷數刃鳧薌得以免其賊遂叢集 隆宗門門
已闔有護軍某知事急合符於身亦被數刃憤然卧階下合符得
以保全賊由門外諸廊房得踰牆闖 大內 皇次子立養心殿
階下以烏鎗擊斃二賊貝勒綿志亦趨入隨 皇次子 有二
賊潛入內膳房屋中衆內監擊殺之時諸王大臣咸由 神武門
入余在邸方與僮手奕聞變乘馬入至 神武門郡王綿課貝子

奕紹亦先後趨至間賊已聚攻隆宗門玉麟方迎駕歸短衣

踉蹌入皆聚集城隍廟門前時官兵至未踰百人餘皆僕隸而已

衆錯鄂無策鎮國公奕灝勇士也掌火器營事因曰是日火器營

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備揀出征

時有滑縣之變

可招而至也余應聲曰君

言大是伊乃騁騎去時鎮國公永土護軍統領石瑞齡曰禁內

隘窄恐有不測之變可速備車乘以備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

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厚首拂其論曰此係何等語乃敢出口耶衆

皆默然其心竇叵測也成親王永理後至時已被酒乃大呼曰何

等草寇敢猖獗乃爾賊在何處俟吾手擊之因脫帽露頂勢甚雄

偉時內監有言賊甚兇猛已攻中正殿門入者約計二百餘人
蓋即其黨也亦實有醇良輩登延壽閣數十人眺覽於外屢促官
兵聲淚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須臾爽灝率火器營官兵凡千餘人
魚貫橫鎗意甚踴躍實祖宗百年涵養之功也莊王因率百餘
人並矛手數十從西城根進余在後督率官兵後至者勵以大義
皆奮勇前進副都統公安成者超勇公海蘭察子也少年勇銳時
方徐行余撫其背曰君乃勲臣世蔭不可有墜家聲安乃奮勇而
前遙聞鎗聲喜然知官兵已對敵也時有數十賊入慈寧宮伙房
者莊王首射一賊應弦而倒官兵復鎗傷數人賊遂披靡莊王同

安成夾瀨先後追至

隆宗門賊首李五祝現方積直宿者之襖

被於簷下意欲縱火莊王率衆攻之擒獲數賊其餘皆由南遁去

時副都統蘇公

爾慎鈕祜祿公格布舍方銜命南征入京整行裝

者聞警趨入亦首先殺賊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

明珠

後也少

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屢一冠數十年人爭笑

之是日應值

太和門聞警趨入時有勸其緩行者那故迂直曰

國家世臣當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因急趨至

熙和門門已

閉那方旁皇間適賊臻至遂被害高廣福時雜於衆賊中因引賊

由馬道上城腰出白旗搖展或書大明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庸

方可哂以白布裹首號呼於雉堞間奕灝蘇爾慎因上城驅逐高
廣福持旗呼衆間奕灝彎弓射之自城樓墜殞衆聲歡忭如雷有
御書處蘇拉某乃導李五匿於御刻石榻間余督後兵自武
英殿復道進有理藩院員外郎岳祥海蘭察之壻也貌甚勇健與
余路遇願從殺賊時賊有迎拒者鏢藍旗護軍校常山以鎗擊之
墜於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與之手絹以為識衆愈踴躍時
擒兇賊數十官兵之勢愈盛賊有自投御河死者有匿於城堞
草中者有匿於五鳳樓者如鳥獸散時天殆黑與今禮部尚書
穆公克登阿遇穆驥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

曜蓋安衆心也穆固長者不解余意因曰月光終不及日余急指
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固皎如晝也時諸王大臣皆通勉從事然
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遙雅步於御河岸者以天潢貴胄
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視亦可謂無心肝人矣鈕祜祿宗伯福慶
脩髯垂腹公服挂珠正襟坐於軍機處階上人問之曰今日望日
敢不公服其迂執也若此時莊王等皆入隆宗門內余念西華
門為賊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奪門出因率火器營兵數百屯於門
側會成王命護軍統領石瑞齡義烈公慶祥散秩大臣綿懷副都
統策凌分守四禁門慶公祥乃率其所管正藍旗護軍營弁兵

至西華門會英誠公

福克謹

原任禮部侍郎哈甯阿等偕至慶固

多才智其參領趕興為福中失節之德森保子人亦勇健思幹父
盡因與余露宿馳道上中夜時有太監張泰者即於己巳春同鄂
羅裡共傾陷廣廣慶侍郎者時亦通賊由城堞蛇行伏於東華門
馬道上為奕瀨所擒始知有內監通賊狀此十五日事也 五更
月色皎潔如晝余與慶公命岳祥率數十兵上城巡眺慶公又命
長槍手數十拒守西華門洞終夜間寒風凜然內務府衙門中尚
有佚賊砍某郎中肩逃去聞大城內柝聲叢雜竟夜不絕蓋王念
農侍郎率步兵巡邏甚嚴密天殆明烏雲自西北起霹靂轟然人

皆避易俄而大雨如注軍士火絕俱滅聞五鳳樓中有人涕聲
余命火鎗齊發然雨勢甚大因退屯咸安宮門下是時兵弁無
不怨雨非時者後知是夜逸賊匿於五鳳樓者欲於是時縱火
突出會聞雷聲驚潰而復滅其火種固國家無疆之福天有以
佑之也天始明有南薰殿人報其中有賊者余率兵數十人入
其柵內余立土墩上指揮其衆有正紅旗火器營護軍校福祿者
冒險入擒數賊出賊有攀樹踰垣者亦為兵弁所獲有名史進忠
者人甚黠余因命岳祥以善語誘之其始言姓劉蓋以劉得財為
可恃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現率衆入西華門語會莊

王率長槍手數十人擁至余告其故王曰適纔與公灝亦於
慶門前訊問陳爽供與之合余因與之籌畫兵食王覺額曰內務
府倉中現不發糧奈何可命余護衛向街巷中市餅餌聊充竟日
之飧可也因率衆巡邏去令戶部侍郎宗室果齊斯歡至衣襟盡
血云余適纔巡至五鳳樓見一賊匿於扉側余往擒之賊挺刃
至被余手刃之氣色甚壯果為壬戌宗室進士勇健乃爾不負維
城裔也因耳語余曰聞有內監通賊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慶
公因問果告如初因共嗟嘆刑餘之輩歷代無狀乃爾本朝立
制綦嚴乃致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共餐其肉也時天已晴霽余

余親同岳祥上城巡視見正紅旗兵列營於西華門軍容甚肅余
馮堞間乃康副軍修隊也午間莊王親至散給餅餌數人共一枚
不足充飢余與慶公議因與修書寄家中命運米數十石以供軍
食從門隙投出至晚米始至軍士飽餐歡然日落時有火器營領
札某入御書處巡視問石隙中有人語出呼兵入慶公命趕與
持刀首入衆兵弁隨之余與慶福二公往拒其門賦出與鬪官兵
踴躍擒捕如巢中捕雀焉魚貫纍然擒出凡二十四人首謀之蘇
拉亦與焉余訊之彼戰慄無人色李五甚狡捷與官兵格殺被傷
甚重是夜斃焉官兵歡聲如雷士氣益壯聞是日豫王裕豐及原

任大學士祿康託言出購軍食竟開東華門出須臾乃徒手歸言
無炊飯處竟不知作何狀也黃昏時託言有賊犯西長安門者慶
公與余同鼓勵將士命列隊以待兵士有驚詫者余欲正法衆乃
帖服久之始知為古北口提督馬瑜率兵由密雲至京城北塵土
蔽天致有此訛傳也晚間莊王入告督領侍常永貴因擒劉得財
數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次日昧爽上遣和碩額
駙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和順額駙科爾沁郡王索諾木多布齊
固倫額駙固山貝子瑪尼巴達爾今大學士託公津今吏部尚書
英公和先後入京蓋於路聞警報也命八旗都統各於界域中

擒捕逆匪恐有逆賊潛大城中也時各郡統聞命皆趨出惟成
莊二王及奕灝安成等數人未動殊有識也時莊王已將林清名
姓住址密札告玉侍郎麟會英公和至已授步軍統領因命番役
張吉高鐸徐永功三人往宋家莊擒捕林清會有宋某舉發其事
因命為引導時由東華門潰散者已歸告林清清躊躇竟夕不寐
繞牀嗟嘆然猶希冀曹福之逆黨應承於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
徵倖因未逃遁黎明時張吉等三人已至其家扉尚闔張扣局久
之林清著燕服出張吉偽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請入
朝清大喜過望欲登車其姊聞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獨往

張高等推婦仆地遂驅馬返踉蹌歸命數十人追之車已入南苑
門門遂掩追者無及返是日停午忽傳上自燕郊迴鑾逾時遍
禁城皆知之貝勒綿志持鎗立東華門樓上佇望景運門皆
洞開久之聲跡杳然蓋即福昌之黨所為也余方假寐聞之不及
著靴趨出慶公曰事關巨大我等有城守責不可擅離恐有他故
也余心是其言是時諸王大臣於各偏僻處搜捕先後又獲十餘
賊有劉姓者縛卧隆宗門側聞火鎗聲自相怨艾曰吾早言是
物兇狠終不能成事若輩不聽好語至此可見賊衆皆烏合而至
也然始終不獲祝現劉呈祥二人或曰死於東華門著青衣者類

呈祥然無左驗至祝現蹤跡詭密必有逆黨藏匿之者其事不可
深詰也是日諭旨至深獎皇次子之功在社稷封智親王貝

勒綿志以扈翊功亦封郡王職銜賞食俸銀一千兩又擇於十九
日迴鑾命諸王大臣毋庸遠接以靖人心是日莊王率兵出

巡九門歸人心稍定晚間驟聞禁城外喧嘩聲俄時徧滿街巷

訛言太平湖

在城西隅

業經接戰又云西長安門已破徧都人聲沸

騰時科爾沁貝勒鄂爾哲依圖有母喪聞變墨緣守神武門外

紀律頗嚴俄有冠五品頂戴花翎人駛馬至云欲調官兵出禁

城禦賊鄂詢之即趨出又有騎白馬人沿街傳呼有賊蓋即福昌

之黨羽期於是夜舉事者果益亭侍郎守西柵欄有其營兵校報賊至者果立縛杖之時大僚有欲啟神武門出兵者幸為莊王所阻守午門之策凌晨間變竟率兵開門首遁賴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午門間無一人歸報皇次子改令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以無虞此安成親告余者是夜余聞變亦愀然變色賴慶公撫禦士卒列隊以待命岳祥幹興上城瞭望謂余曰此隊文武二員殊可嘉也俄而大風翕鬣新寒侵骨至夜半人聲漸息實無一賊焚掠蓋賊黨煽惑使我兵自相踐踏也聞是夜北城有兵家其夫出守禁城而家無一人其妻聞變自縊者又

聞有全家殉節者惜不知其名最可詫者策凌之逃合朝無人舉
劾而是夜倡亂者惟擒曹福昌一人餘皆不為究詰司寇訊曹倫
父子時亦未有一人問及此夜之事反代林清云欲俟滑縣李文
成賊至之語以誑君父此余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至
次早北風淒緊日色無光士皆披裘立尚寒慄無人色所擒賊有
凍斃者其餘哀號之聲不止慶公曰余不忍聞也余曰此皆碎屍
不足以洩吾憤者君可謂子子之仁也慶亦艱然時同至文隸館
始知陶鳧鄉尚在匿於匱中絕糧已三日矣至晚秋卿始命司員
錄諸賊生供然後啟神武門遞送諸賊於獄中是日余至克勤

郡王寓中始食秋梨數枚前此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明日
余同諸王公迎駕於朝陽門內常服挂珠用兵禮也辰刻上
乘馬入都門夾路士卒歡拜重覩聖顏余不禁潛然泣下也
上撫馭士卒緩轡入宮即下罪己詔諸王公大臣集乾清
門跪讀不禁嗚咽失聲惟鐵冶亭宗伯云我輩若此盡職而
上惟叢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上立命開內外諸城以安人心
又特賜將士食命御前侍衛等視食畢然後復命又命莊
王及貝子奕紹等入太廟社稷諸宮殿搜捕餘賊次日召
王公大臣於乾清宮面諭近今日諸大臣因循怠玩有為朕宣

勞者衆必陰擠殺之以致有此大變余首奏曰 皇上此言真切
中今日之病然臣等世受 國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
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聞報時即命回鑾 皇父陵寢在咫
尺間亦不能前謁訛言有賊三千直犯 御營之語朕諭御前王
大臣不必驚懼俟賊果至汝等効死禦之朕立馬觀之可也因言
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涼德之咎衆皆嗚咽
痛哭叩首請罪成王因言 皇上如此聖明百姓縱不能愛戴如
父母何以疾之如寇仇此必有所致禍之根容臣密奏可也 上
曰兄可急繕奏聞王大臣中如有能據忠悃者可繕摺以奏待朕

裁定衆叩頭謝

上又曰此中亦真有為朕出力者朕習知之不

必因此生怠也衆又叩首出時有欲合避邪丸藥使諸內監服之
以却其邪謀者繼又作爾汝之辭上皆笑而不答既出余笑謂成
王曰此何異楊武陵默誦華嚴却賊之故智也成王慨然曰伊之
才何得謦武陵直郭京申甫流耳因脫帽擲牀上衆皆軒渠是時
拉旺多爾濟等奉 旨率健銳營兵弁往勦東董村及宋家庄諸
處賊已棄巢逃竄超勇王遂取火焚其室終夜火光燎然京兆尹
以賊人嘯聚請獨對而超勇王等適率勁旅凱旋其漫無聞見至
此巡城御史曹恩繹陸泌遣偵者巡邏於右安門獲太監楊進忠

家書始知其通逆謀蓋伊引賊入見莊王率勁旅至伊即逃入直房閉門晏寢至是事定始遣僕通信於其家乃被獲實天意也

上命承恩公和公

世奉

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二十三日上

御豐澤園親訊逆黨諸御前侍衛佩刀環立威儀甚肅

上命莊

趙勇二王坐於

御座側引劉得財劉金至

上問曰汝等皆朕

內侍朕有何待錯汝等乃萌此逆謀也二閹賊俯首稱主子饒命

者再上笑曰汝既順林清應與朕作爾汝之辭何得尚稱君上

二賊無詞

上因命夾打畢牽去復引林清至

上問其何故蓄

逆謀林清曰我輩經上有之我欲使同輩哭入

禁門殺害官兵

以應劫數 上又訊問其黨清曰有包衣人祝現為黨中巨魁

上因回顧刑部諸臣問祝現何在尚書崇祿奏曰業經正法侍郎
宋公銘奏曰尚未緝獲 上首肯之因顧莊王曰外間訛言太監
尉叛今日審明除此數逆外朕之內侍非盡叛也 玉音申諭者
再益安反側心也因命將林清等即時正法遂起立衆扈從入

宮余是日亦佩刀隨往目擊其事後乃有妄言林清有邪術及諸
悖不服之言皆齊東語也其後步軍統領五城御史等陸續捕獲
從逆賊黨 上優賚陞擢有差乃革吉倫玉麟職其日未及入

禁城之大臣大學士劉權之刑部尚書祖之望禮部尚書王懿修

等皆命致仕副都統楊述曾以其 協和門捕賊功宥死戍於邊
護軍統領明志以是日入直者乃其所屬亦革職發往 東陵贊
禮郎上行走後於十月間步軍統領英公和因訪獲曹福昌從逆
有證遂逮其父曹倫至 御訊於豐澤園即時正法以失察故革
祿康裕瑞職發往 盛京居住曹福昌臨刑時告劄子曰我是可
交之人至死不賣友以求生也此英誠公 福克晉 親聞知者也邇
年裕豐匿告事發革其王爵其黨雖陸續就擒然祝現劉第五至
今通逃漏網尚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憤悒也嗚呼林清一妄男子
耳焉有當此海宇昇平之日聚數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 禁闕

圖謀不軌洪荒以來有此事乎而兇狠之輩聽其慫恿指揮甘冒危險以圖微倖於必不能成之計亦可謂至愚矣

滑縣之捷

河南滑縣地鄰直東三省易於藏奸有李文成者素習白蓮教為若輩所推服與林清相勾通約於九月中起事有縣吏牛良臣主計馮克善皆與逆謀又有宋元成身軀壯偉多黠智乃勾通東昌曹州大名諸逆賊時又有曹福昌劉得財黨宇內應之舉諸賊恃為泰山有司有知之者皆不敢舉發滑縣知縣強克捷陝西韓城人中戊辰進士人素忠鯁乃收捕李文成於獄根究結黨逆謀上

司有阻之者強不為所撼牛亮臣宋元成遂糾結賊衆於九月初九日劫獄入署強聞難朝服立於堂中以大義責之曰汝輩皆朝廷赤子奈何崇信邪教甘謀不軌自古紅巾幾見有為帝王者乃為此滅族之計吾為汝父母官應代為悲也衆有憾其愚者不忍戕害宋元成首犯強公因屠害家屬數十人其媳徐氏美而黠賊欲犯之徐瞋目大罵怒嚙賊背賊怒臨其軀劫文成出獄遂據城叛時欲結隊北上有教諭呂某^{其伴}賊國^之曰昔川楚教匪楚教匪蔓延九年所以終為官兵撲滅者因其不據城池無所固守故也今可高築雉堞閉關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後會師北上始能保萬

全也賊信其說遂屯聚道口諸村堡以為聲援計事聞上命直
督溫承惠為總統率古北口提督馬瑜及護軍統領富蘭副都統
格布舍蘇爾慎等率直隸河南等處綠營兵以討之溫馳至正定
聞禁城變復率兵歸保定上以其失察林清及逗遛故褫其
職改命陝督那彥成督師命簡捷銳火器二營兵二千名命
侍郎公慶祥副都統御前侍衛桑吉斯塔爾副都統積德長慶
等率之往時山東東昌亦有應之者賴鹽運使劉清副將馬建紀
張拱辰等率兵抵禦誅夷無算上又命固原提督楊遇春率陝
中兵討賊楊固宿將所統兵皆降賊技勇熟練身經百戰者楊善

為撫馭得其死力時河南巡撫高杞被圍於濬縣富蘭等統兵救之圍乃解那驛堂馳至軍請申明紀律檄調各省兵馬上責其逗遛那謂人曰不教而戰是殃民也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與之戰反為所敗是以人心震懾不敢復撻其鋒以致蔓延日久也今吾當厚集兵力一鼓滅之遂屯河陽未進楊遇春領關西兵至先率數騎馳入賊壘徧觀形勢曰烏合之衆易擒也會吉林黑龍江勁旅至遂於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諸賊壘時李文成於官兵未合圍之先已馳車遁以被知縣強公夾傷故遽延不能遠行那驛堂命總兵特順保楊芳副都統德英額等追之

李文成遁入林縣司寨山中徑路曲險賴獲土人導之以進官兵
有潰散者賴楊芳斬數騎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賊勢稍
衰我兵得以前進賊皆潰散墜澗壑死者無算屍與澗平我兵踏
賊腹背以進李文成知事急自焚死司寨之賊始盡其據城者猶
日將白旗招颺以期外援時將林清等之首示之賊皆以為偽以
林清內有奧援其事定當早成其愚闇也若此宋元成遂遣馮克
善潛出圍北上以偵林清事之成敗及號召其黨羽至河間旅店
中為知縣張翔所獲時上命令大學士託公津馳赴大名率富
蘭馬瑜等討長坦諸賊以次撲滅邢驛堂用楊時齋提督掘地道

計初於城西北掘之為賊所破復於西南隅掘之既蕪城轟然崩
墮楊時齋持阜旗首登堞桑吉斯塔爾繼之會城隅關帝廟被焚
火光照如白晝我兵乘勝無不用命耶驛堂與高公杞登土阜督
率進兵至天明屠戮賊人殆盡亦於破屋中擒牛亮臣徐安國二
賊首賊畏懼無不延頸受戮積尸若山阜凡九十日滑縣乃平教
諭呂某亦自縊死事聞上大悅封那彥成三等子賜雙眼花翎
楊遇春二等男高杞一等輕車都尉餘皆優賚有差近年用兵未
有若是之速者因卹強公賜諡忠烈建專祠以祀之賊初起時
余告當事者即憂其四出奔突難以追逐後聞其據城自守已知

其無能為明參政亮初慮亦與余合後知其計左因謂余曰賊自
趨滅亡孤城致斃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時雖命余呼賊為兄亦所
情願也余亦大笑後果符余二人所料云

廓爾喀之降

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即古佛國
今分為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
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十驛至石宿橋為後藏極邊地
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胡土克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為宗
卡布及門高徒世世轉輪為王每將死則自言其往生處其弟子

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即奉以歸謂前喇嘛所託生也其真偽不可
知而準噶爾額爾喀及內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為佛教大
宗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蒙古番人
亦崇奉惟謹此二藏古吐番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為帝師明
成祖時有哈麻立冊為大寶法王未嘗待以屬禮也我朝文
皇帝時達賴喇嘛知大東有聖人出遣使萬里相朝賀其後為
厄魯特所劫去聖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允禵為大將軍統兵
入藏收復其地擁達賴喇嘛歸坐牀於布達拉以為綏安蒙古之
計初有番目頗羅鼐以功封王爵統兩藏事其子朱爾默特叛遂

不復封王以藏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於是以教主兼國王之事尤倚 天朝以為重有丹津班朱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燕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一巴珠爾復以通商事後藏人倚班禪勢不與其值遂相結怨是以其人哭入後藏據之此乾隆五十三年事也 純皇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勦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諸番人語遂命監其軍巴忠自恃為近臣不復為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願歲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廓爾喀欲立券約以為憑信時達賴喇嘛以為不可而已忠欲遂了其局遂如約而歸踰年廓爾喀頭人

索藏帶達賴喇嘛各不與其有呈進表文語不恭順復為駐藏大
臣普福匿不以聞廓爾喀頭人遂却藏中頭目瑪爾沁以為質復
搆兵入後藏擄掠而歸駐藏大臣保泰擁兵不救併欲棄前藏歸
賴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以免事聞上震怒巴忠畏死投河
自斃乃命禔保泰爵改名浮習渾國語所謂賤役也乃命粵督福
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為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及川陝諸路
兵入討之其糧餉則命大學士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琳
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一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
進兵時青草未茂馬皆瘠疲糧餉屢絕運糧布政使受和坤指欲

絕其餉以令其自斃賴福康安行走速疾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紮防其抄襲後路福康安海蘭察二人與賊戰於擦木戰於瑪爾轄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侵後藏地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於噶多河福康安分前隊為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為二福自統之遣護軍統領慶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爭持福康安由間道衝賊營海蘭察又繞山出賊營後與福相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

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洵懼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緩我兵也弗可
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裏糧再進歷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
甲爾古拉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至熱索
橋福康安以為勢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驕滿擁肩輿揮羽扇以
戰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縶鍵負火鎗以休息賊乘間入我兵狼
狽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陣亡者賊復遣人乞和福康安
遂允其請賊獻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木第馬達特塔
巴等贊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上鑒其誠乃許受降八
月丁亥班師是役也巴忠既辱國於前福康安復償師於後猶賴

夷人畏憚為 國家威德所懾故爾獻表投誠以結其局後之用
兵絕域者應引以為戒歟

鑾儀衛

本朝鑾儀衛相沿明錦衣衛之制而不司緝探之事掌衛者一人
其屬凡七所左所掌輦路右所掌繖蓋儀刀弓矢中所掌麾幡幢
節鉞仗馬前所掌扇拂鑪盒諸物後所掌旂瓜吾仗馴象所掌儀
象騎駕鹵簿饒歌大樂旗手衛掌金鉦鼓角諸物設衛於刑部之
次其屬校尉與隸等儀猶相沿明制凡冠軍使等官之任拜即陞
堂吏早趨賀悉如大部制故其秩雖次領侍衛府而威儀過之鐘

鼓司司譙樓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 神武門鐘凡
上駐蹕圓明院則每夕鳴鐘記更漏 上在宮日則已 午門
鐘鼓凡 上祀郊廟受朝賀則鳴鐘鼓以為則其屬員 國初俱
設漢員後以滿洲侍衛間之名曰鑾儀衛侍衛雍正中釐正官階
改漢員為漢軍滿洲侍衛亦改定冠軍雲麾等名惟漢武科甲侍
衛仍舊名其後訐外 綠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為捷徑每多諉託
掌衛者復有苞苴之納故其風日熾不可挽回至今 上親政初
大加整飭復 特簡大臣挑取其弊始革焉

綠營虛銜

國初沿明制綠營總兵官有勲勞者遞加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諸名目蓋明五軍府官也其最優始加將軍之名如趙良棟勇畧將軍潘有龍綏遠將軍楊捷昭武將軍是也至乾隆十八年純皇帝厭其名近虛偽乃皆裁革定提督為從一品官階始釐正焉

綠營功加

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敝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敝一雲騎尉較之八

旗功牌珠為屈抑是以其世襲寥寥武弁不肯用命職由此也近
日純皇帝恩旨將其陣亡人員一體與之世職然功加之制尚
未有奏及者亦有司之責也

偽皇孫事

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

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故襁褓時將其逐出僧人憐而

收養至於成立初履端親王諱永成

純皇帝第四子出繼履恭

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上已命名時

王隨上之灤陽而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為王氏所害事

秘莫能明也

上亦風聞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詢其嫡福晉伊爾

根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並非為王氏所棄者
言之鑿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童子相貌端莊
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琿來汝乃
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
勵堂侍郎成時為軍機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
為人所給乃敢為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
人所教者其獄乃定時人以保有雋不疑之風事聞斬僧人於市
戍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為松相公第所

斬然問其郎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凌阿負出郎棄之荒野嫡妃所撫哭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偽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也

和王預凶

和恭王諱弘晝

憲皇帝之五子也

純皇帝甚友愛將

憲皇

所遺雍邸舊資全賜之王故甚富饒性驕奢嘗以微故毆果毅公

訥親

於朝上以

孝聖憲皇后故優容不問舉朝憚之最嗜弋

腔曲文將琵琶荆釵諸舊曲皆翻為弋調演之客皆掩耳厭聞而王樂此不疲又性喜喪儀言人無百年不死者矣必忌諱其事未

薨前將所有喪儀注皆自手訂又自高坐庭際像停棺式命護衛作供飯哭泣禮儀王乃岸然飲啖以為樂又作諸紙器為鼎羹盤盂諸物設於几榻以代古玩余嘗觀其一紙盤彷彿定窯式而文緻過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後其子孫未及數年相次淪謝亦預凶之兆所感應也

恒王置產

恒恪親王諱弘睦

仁皇帝孫也幼襲父爵性嚴重儉樸時國

家殷盛諸藩邸皆蓄聲伎囿園囿惟王崇尚儒素其俸染除日用外皆置買田產屋廬歲收其利人以名啻笑之王曰汝等何無遠

慮藩邸除桑田產外無他貨取之所不於有餘時積之以待後人之儲則子孫蕃衍時將何以為析產資也然諸邸以驕奢故皆漸中落致有不能舉炊者而王之子孫富饒如故人始識王之先見也

安王好文學

安節郡王諱

瑪爾渾

安親王

岳樂

子也少封世子即好學毛西河

尤西堂諸前輩皆游燕其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嘗選諸宗室王公詩為宸藁集行世今杭大宗道古堂集中載延接閣百詩誤以為憲皇帝事蓋憲皇居藩邸時謹介持躬育德春華從不引

見外人見 硃批諭旨甚明況 御製集中亦無閻百詩詩蓋王
曾受業於閻百詩故於送終之禮甚備而俗呼安王邸為四王府
以致相沿訛傳為 憲皇也

德濟齋建園亭

德濟齋夫子嗣簡親王爵時邸庫中存貯銀數萬兩王見訖謂其
長史曰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無貽禍於後人也因散給其
邸中人若干兩餘者建造別墅亭榭軒然故近日諸王邸中以鄭
王園亭為最優蓋王時建造也

紅蘭主人

紅蘭主人諱岳瑞安親王子安節王弟也善詩詞崇德癸未時饒
餘王曾率兵伐明南畧地至海州而返其郎中多文學之士蓋即
當時所延致者也安王因以命教其諸子弟故康熙間宗室文風
以安郎為最盛主人喜為西崑體嘗延朱襄沈方舟等為上賓方
舟妻某遲方舟久不歸作杭州圖以寄之當時傳為佳話主人嘗
選孟郊賈島詩為寒瘦集以行世以諸藩貴胄之尊而慕尚二子
之詩亦可謂高曠矣

果恭王之儉

果恭王諱弘瞻

憲皇帝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後善詩詞幼受業

於沈確士尚書故詞宗歸於正音不為凡響居家尚節儉俸餉之
積至充棟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視各下屬有不法者立杖責之故
衆皆畏懼無敢為非者壬子夏九州清宴災王後至與諸皇
子接見談笑露齒為純皇帝所窺見會其門客有干請政事者
上乃褰王爵降為貝勒王乃閉門謝客抑鬱生疾上往撫視
王叩首衾裯間惟謝過自責而已上感慟嗚咽失聲歸即加封
親王會以疾薨上特謚曰恭益取楚共王之意也

武虛谷

武虛谷億河南偃師人中庚子進士任山東博山縣縣令有德聲

甲午秋壽張王倫倡亂為舒文襄公所撲滅或傳倫實未死潛匿於他方庚戌間山西人董二告王倫藏匿山西某縣和相時專柄欲希封賞乃授意覺羅牧菴相公長麟令其偵緝牧菴拂其意以虛妄對和相艱然其屬番役某欲獲和相歡心因獻計仍向齊省緝訪或可得蹤跡和相乃密簽役往山東至博山縣其役恃和相勢擅作威福公揜至署中取捕役簽票視票惟書二公役名而同夥行者凡十五人公督責之捕役抗橫無禮公大怒以大杖責數十役歸告和相和相怒曰縣令瘋顛耶乃敢仗吾胥役乃授意於山東撫臣以他事劾罷公職公歸裝惟書數十簞而已嘉慶己未

有薦公於朝者 上命趙雪復公職而公已先時卒士論惜之

雒昂

嘉慶己未 上親政時首下求言之詔九卿台諫等紛紛白簡言
事四方布衣之士亦有上書於 乾清門以希進用者然率皆急
功近名之士初無觔觔見事業者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末職上
書言教匪事 上以其言肯綮命乘傳從軍太守即短衣匹馬從
諸大帥後隨同捕賊以勇畧見長於額經畧屢登薦牘數年間置
身司馬今任荊州太守亦曠達士也

梁提督

梁提督朝桂少為黔中步卒從征金川時勒烏圍為賊壘壘險峻處兩次捷伐皆阻於其險不能進攻阿文成公圍之經年未得進取梁公奮然進曰朝桂聞將恃關才不藉闔力令賊壘堅碕叢立我兵仰而攻之彼據建瓴之勢下以擊我人非木石焉能抵鎗礮之險是殃民也今不若覓他嶺嶂為賊所不守者繞道以攻其後可使賊進退失險我兵合以擊之可收功於旦夕此狄東美所以下崑崙關之故策也阿文成公大可其言與之數百卒立投叅將劄付公因率眾卒草衣卉服自叢嵐疊嶂間以刀掘路士卒各懷一鐵釘踵跡相接攀釘而上至夜半至賊壘於營後攻之賊以為

自天而降倉卒奔竄官兵仰攻其下賊遂盡殲後公洊至廣西提督臺灣時亦著勞績云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凡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瞻備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誅鋤異己屢為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眾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顛倒一語自擲筆嘆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姓名公纓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悞又

以謙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溼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聖意每事先意承志後為純皇帝所覺因下詔罪之逐公歸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輩互相承其衣鉢緘默成風朝局為之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仲副憲

仲副憲

永檀

山東濟甯人
中乾隆丙辰進士為鄂文端公得意門

生時步軍統領鄂善受商人俞某之賄公首發之鄂遂伏法又劾
大學士趙國麟侍郎許希孔等往工部胥役俞姓家吊喪有失大
臣之體諸人為之降除有差 純皇帝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擢副
憲以旌其直時張尚書以文學供奉內廷嘗預樂部之事公
劾之有張照以九卿之尊親操戲鼓之語張銜之次骨乃譖公洩
漏禁中語下獄 上知其枉立釋之張恐其報復因用其私人計
搗樽往賀暗置毒酒中因斃於獄傳文忠時為戶部侍郎大不服
張所為欲明言於 朝以公屍如常事無左驗乃已踰年張病噎
告假旋里卒於濟甯舟中蓋見公為崇也